

與京都哲學的對話：西谷啓治論 宗教、道德問題與我的回應（下）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研究員 吳汝鈞

筆者按：這是拙著《純粹力動現象學》之第十五章，是深入地探討宗教與道德及兩者的關係問題的專章。這章最近才寫完。今先把它抽出來刊載，俾能就正於高明的讀者。

（接續上文）

四、絕對意義的否定即肯定

由悔咎或悔過說下來，會涉及濃烈的辯證性格的思考。因此，我在這裏要闡述一下西谷的思考方式，這可以說是“絕對意義的否定即肯定”的思考。我還是沿著悔過的題材來說。西谷表示，一般的悔過行為，並不是積極的、正面的行為，它無寧是否定性格的。宗教意味的悔過，作為絕對的否定，是最後的主體性，以至究竟的，終極的自己的行為，而且是最為自我性格的（筆者按：即純粹主體性的），最不能被取代的行為。它是超越了自我的恣意傲慢而表現出來的。西谷指出，悔過的行為，一方面屬於自己的意志與自由的表現；另一方面，又有一種新的實質性的元素流進這否定之中，它不屬

於自己的意志與自由，卻是被賦予新的本質，自己從根本惡所具有的質素轉向某種新的質素。西谷強調，絕對否定正是一種轉換：由舊有的質素轉向新的質素。正是在這種轉換中，成就了絕對否定以至悔過。倘若悔過沒有，這種必然的轉機，則仍不是絕對的否定⁷⁴。

西谷進一步說，這種轉換是一種自由與必然的相互攝入的現成活動。西谷因此提出所謂“他者”或“絕對他者”的現前來說，並說這是絕對他者的直截了當的呈現。他認為，這絕對他者的現前，即是對自身的肯定。本來的自我是一種單純的“有”，單純的“器”；但在這轉換中，自我被注入新的內涵，而由“不義之器”轉而為“義之器”。這被注入的新的內涵，正是絕對他者的自我肯定。

最後，西谷作小結謂，所謂絕對否定，是自我的自我否定與絕對他者的自我肯定合而為一而成就的。或者說，這轉換是對自己的否定的再否定，或對悔過的再悔過。此中的關鍵在，轉換的原因，

⁷⁴在這裏，我們要特別留意西谷所謂的悔過。在他的理解中，有兩種悔過，一般的悔過與宗教的悔過。後者並不是單純的悔過，而是對悔過的再悔過，這是具有轉換、轉機的宗教行為。西谷有時也以辯證法的詞彙來說，這種宗教行為，這便是“絕對的否定”。這絕對的否定，作為具有絕對的性格，並不與“絕對的肯定”對說。無寧是，絕對的否定在宗教的導向來說，即是絕對的肯定，或絕對的否定即肯定。關於這點，我在下面提到西田幾多郎的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觀點時，會再有交代。就這裏所展示的來看，西谷的辯證思考力相當強；不過，整體來說，他對一些重要觀念的涵義，例如絕對他者、轉換、回轉、絕對他者的自我肯定、絕對的肯定、絕對的否定即肯定，闡示得不夠清晰。我在下面的闡釋與回應中，提出不少個人的助解，對於讀者或許有些幫助。

是有絕對他者的現前，這種現前且有動感。進一步，自我接受新的質素，成為絕對他者的所有。西谷進一步強調絕對他者的自我肯定而成為回轉的軸，其導向是：由自我的自我否定轉向這否定的被否定，由這雙重否定轉向被肯定，由被肯定轉向自我肯定。到最後，便建立絕對的否定即肯定⁷⁵。

以上所述，是西谷思維的主脈，處處有辯證的因素在。我試闡釋、回應如下。西谷以悔過為題材，展示這種矢志悔過的虔敬，在生命內部引起反彈，因而從表面的、單純的自我否定轉進而成為自我的絕對否定，而絕對否定正相應於絕對無（Absolutes Nichts）。這是具有濃厚的主體性意味的絕對無。這是一種存在的、主體性的轉換、精神的提升。這種轉換是由一種新的元素流入而催生的。這種新的實質性的元素很堪注意，它不屬於自己的意志與自由；就辯證法來說，它不是相應於辯證法中的“正”，卻是辯證地有一種轉換、否定的作用在內，這可視為相應於辯證法中的“反”。若這樣理解，跟著的說法，便很自然了。這種轉換涵有一種自由與必然兩個導向相互攝入的互動關係；自由與必然是相互對反的，但在這轉換中，卻相互攝入，這正相應於辯證法中正、反相互作用而成的“合”。這含有正面意義，西谷以絕對他者的現前來說。為甚麼說“他者”而不說“自身”呢？那是由於它是經過“反”，這一作用而成就的。但他者是過渡性的，它畢竟歸於對自身的肯定，那是由於整個思維歷程終結於“合”的原故。西谷的這樣的思維，非以辯證法來解讀不可。不然便捉錯用神，到處有邏輯的矛盾。

⁷⁵ 《主體性續》，pp. 233 - 235。

在小結中，我們要留意西谷所謂的“轉換”。這是一種具有濃厚的價值意義的轉化（Umwandlung，conversion）。西谷以對否定的再否定或者對悔過的再悔過來說轉換，有很深刻的意義在裏頭。只就悔過來說，一個人做錯了事，而感到不安，因而悔過，這表示他對所做的錯事有自覺。這自覺固然重要，但只有自覺是不足夠的；光是悔過是消極的，要有積極的行動來補救才成。因此要對悔過再悔過，這是生命的反彈，要讓悔過導引出（initiate）具有動感的行為來。西谷對於這動感的行為，以絕對他者的現前來說，這絕對他者是關連著辯証法中的“反”說的。絕對他者不是完全外在於自我的東西，它是一種反彈；自我由正到反，而為作為反的來源的絕對他者所有，表示自我由“正”的主位移轉至“反”的偏位。自我被翻轉，而為偏。但自我不能永遠停留於偏位，因此西谷有以絕對他者的自我肯定，而成為回轉的中軸的說法。這是要從反的偏位“回轉”為正位。“絕對他者的自我肯定”這樣說不大好理解，這其實是說生命從偏位繼續發展，而回轉，回轉到自我本身的正位。絕對他者是反彈，反彈是一種歷程義的過渡狀態。反彈的“反”之後應有“肯定”的“正”，而這“正”是經過反彈的反而達致的，就辯証法來說，這應是“合”。故生命的發展歷程是：

自我被否定→這否定被否定→被肯定→自我肯定

否定被否定或否定的否定即是肯定，這肯定是經由雙重否定而來的。在邏輯，雙重否定與肯定是等值的，但真實或真理的層面並沒有改變。在辯証法，雙重否定的結果是肯定，但真理的層面被提升了，由相對的真理轉換為絕對的真理。這種肯定是絕對的肯定。由

於整個過程是從否定開始，故最後可說“絕對的肯定”即是“絕對的否定即肯定”。

我在上面註 74 中提到絕對的否定在宗教的導向來說，即是（或通於）絕對的肯定，這點若放在純粹力動現象學的立場來看，是可以成立的。絕對的肯定相應於絕對有，絕對的否定相應於絕對無，雙方作為展示最高真實的終極的原理看，是同樣有效的。純粹力動作為在絕對有與絕對無之外，而又可以綜合這兩者的終極原理，更能周延地展示最高真實。而絕對的肯定或絕對有與絕對的否定或絕對無在統合於純粹力量之中這樣的脈絡下，是相通的，甚至可以說同一性。西田幾多郎有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的提法，我未有精確地研究過，這提法的涵義（希望以後有機會研究）。不過，就關連著我在這裏正在討論的題材來說，我想我們可以對西田的這種提法作如下的解讀：有與無是矛盾，但這矛盾是相對性格的矛盾，絕對有與絕對無或絕對的肯定與絕對的否定亦有矛盾，但這是絕對矛盾，而不是相對矛盾。這絕對矛盾的雙方都統合在純粹力動之中，雙方以其殊勝的性格充實純粹力動的內涵，在純粹力動的脈絡下相遇而達致一種辯證的諧和關係，甚至是同一關係。這便是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

回應完畢，以下我們看西谷如何運用上述的辯證的思維，具體地處理宗教與道德，特別是後者的問題。西谷認為，與本來的道德立場相異的地方，經過絕對的轉換，便與作為善惡的彼岸的道德的無記的側面合一了。此中有道德上的合理性與非合理性的相即、作為與非作為、努力與無為的相即。這並不表示合理性不再是合理性

了，努力本來便不是努力了。無寧是，道德中的合理性正在保存著合理的全部的當兒，在絕對無中成為非合理化。這即是理性的絕對的否定，即絕對的肯定之意。又，在努力即是自己所作出的實際的努力的當兒，其“自己所作出”的意味被超越了。這恰像一根草在正在開花的當兒，突然草不能自主地、自由地成長，卻受限於大生命的必然性，“這根草”的意義被超越過來那樣。在道德的努力之中，有自由展現，但這自由即在自由之中有深厚的必然性。努力即是無為，作為即是非作為。這裏所謂的無為、非作為，並不可視為努力與作為的單純的、直接的否定看。這否定性其實有辯証法的直接性在。即是說，依於與媒介性的相即，反過來變成根本的直接性。在其中，努力與作為反過來最根本地（西谷自加：即是，“自己的”努力這種意味作失去了自己的努力看）出現在眼前⁷⁶。

西谷又從道德的題材轉移到有、死、非主體的與宗教亦有關連的題材方面，表示這些東西與活生生的實踐的主體性是不二的。基於絕對的否定即肯定這種思維，我們可以說，這是在絕對否定性之上的否定即肯定。在這否定即肯定之中，不管是否定性抑是肯定性，都是全體性的，囊括一切的。（筆者按：指囊括有、死、非主體）⁷⁷。

西谷所提的上面的意思不大好解，但很重要。我試闡釋和回應如下。西谷在這裏提轉換，用“絕對”字眼，稱之為“絕對的轉換”，表示這種轉換是具有宗教的、救贖意義的；生命從迷執之中，透過迷執的轉換而翻騰上來，而顯示明覺。這在禪宗來說，其實是“大

⁷⁶ 《主體性主》，p. 79。

⁷⁷ 《主體性續》，p. 239。

死一番”，把一切我執與法執的葛藤一刀割斷，亦徹底埋葬了種種顛倒的認識與行為，“絕後復甦”，要成就新生。西谷因此說，與道德立場不同的東西，或者行為，透過絕對的轉換，都融攝於超越善、惡的相對性的絕對的道德之中，這絕對的道德不再有相對的善、惡可言，而是絕對的無記。西谷以絕對無來說轉換後的境界⁷⁸；在這絕對無之中，對立性格的性質、事體，都是相即，甚至互相置換。就道德的合理化或道德理性來說，它可以在絕對無中置換為非合理化。在絕對無中，合理化與非合理化並不對立，卻是提升為絕對的合理化與絕對的非合理化，或者是道德理性的絕對的肯定與道德理性的絕對的否定⁷⁹。雙方在純粹力動之中，由遇合而相攝，以至融而為一體。絕對的肯定即是絕對的否定，這意味甚麼呢？這是指對終極真理的不同入路，兩者的分別，只是在方法論性格中。即是在對終極真理的體証的實踐中，以正面的方法去體証，是絕對的肯定，是絕對有；以負面的方式去體証，是絕對的否定，是絕對無。這點非常重要，希望讀者能善會。

至於西谷所提的“自己所作出”，顯然是自我意識以至我執的出現，這是要被克服、被超越的。但克服、超越它的，是在終極層次的無我的明覺；這無我的明覺是絕對無在主體方面的表現。在這個

⁷⁸其實亦可以絕對有來說轉換後的境界。無與有在絕對的層次，並不對立。

⁷⁹我們亦可以說，道德理性在絕對無或絕對的否定中被解構。不過，這是從京都哲學的絕對無的立場看是如此。不單道德被解構，理性也被解構。但在純粹力動現象學的立場來說，道德理性還是道德理性，只是道德不與“非道德”相對立，理性不與“非理性”相對立而已。

